

新
女
性



作者小傳

葛里伯夫(Arsel Giebov)生於一八九九年，十歲時，即自謀生活。革命時曾參加紅軍。其後入黨，幹過工會，軍事，新聞及外交工作，他最熱心戲劇，而且是一個多產作家，有十五種劇本，最著名的如(Zagnuk, Growth, Inga, Power, Gold & Brain)他是R.A.P.P.戲劇部的第一任書記，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都是無產階級劇院的中堅分子，現在是國際戲劇協會的會員。

新女住，原名英傑(Inga)，寫於一九二八年。最初於一九二九年三月在莫斯科革命劇院公演，共計演出過二百五十次，其他各處的公演，還不在其內。在德國柏林匹斯卡特(Piska-Kator)劇院演出，改名：(Frau im Front)（前線的女性）。

譯者序

兩性的平等，正是現代最熱鬧的問題，各國都在理論上和事實上討論兩性是否有平等的可能，過去以為女性無論如何不能與男性平等。最大原因，就是女性身體構造的特殊，而認定女性因為體質上種種困難，不能與男性同等。在一九三七年經兩性專家在（American Review）六月號上發表一篇「兩性的平等」（Sexual Indifference）論文里面說明因現代醫學之發明，衛生的普遍，女性體質上的障礙，已經可以說完全消除了。譬如女性月經期的困難，和不安，經現代衛生普遍的推行，根據美國女學生的統計研究，百分的九十八已經不再感覺這種不安或病態了，而且事實上現代女性，已經能够參加各項男性所認為繁重的工作，同時蘇聯革命的結果，和男女平等的推行，更證明女性與男性實際上有同樣的工作效率。

作者 Anatole Glebov 說這本戲的主題是指「蘇聯的女性」；新時代的舊女性和舊時代的新女性，同時討論到新式家庭和戀愛問題，以及蘇聯集體社會的日常家事和設備的存在

新女性

馬英傑：

三十歲 健美的女性，衣服整潔，黨員，智識階級，製服廠的經理。

葛梅貽：

三十五歲 健美，態度有點魯莽，也許是神經質的，黨員，工廠委員會主席

賴斐亞：

二十二歲 葛妻，縫衣女工，整個農婦型的女人。

顧慕若：

三十五歲 黑而且瘦，俄猶合種的智識階級，因為從事革命，已經失却女性的

季樹謀：

好虛榮心——婦女部部長。

殷利柯：

六十歲 瘦而強壯，舊式的工人，黨地方集團的書記。

廠副經理。

四十歲 矮而胖，趾高氣揚，滿臉長着鬍子的笨傢伙，穿着不合身的西服，工

羅乃信：

四十五歲 有優美的軍人氣味，喜愛欣賞女性的嬌媚——曾經大學訓練過的工

程師。

范妮康：

二十五歲 羅妻，色衰，可是過分的愛打扮。

羅波古：

五十歲 矮胖，粗眉毛，對人不大客氣，食杯的紅鼻子——老工人——婦女服

裝店領工。

陸納雅：

四十歲 行為激辣心地和善的女人。

沙伏金：

六十五歲 老工人。

工廠男女工人。

地點

蘇聯一個比較大些的工業城市

時期

第二次的五年計畫時代

背景

二十世紀末葉，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工業革命，婦女解放運動，

第一幕

第一景

一個大製服廠的俱樂部，室內裝飾着各樣旗幟，標語。列寧和史太林的照像，平行的掛在後牆的正中，有模範捕蠅隊的圖畫，共十二幅，有一個標語是「二加二等於五」，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紅旗白字」，「爲社會主義而奮鬥」，「工廠就是社會主義的砲臺」，「給先鋒隊肅清道路」，「有一長標語寫着：『打倒投機分子，打倒投機分子，爲社會主義而建設！』」

右邊的門，玻璃上積着霜，看出有俱樂部三個反映過來的黑字。左邊通到飲食部，在列寧與史太林的照像底下，正在小講壇後面，有兩副巨大的壁合門，講壇左偏左有一張長方桌和三隻椅子。在講壇前有幾排椅子，聽衆都是工廠工人，在主席台上坐着主席季樹謀，旁邊有一個女工記議事錄。聽衆里面有殷利柯，和沙伏金。馬英傑在講壇上，她正在報告工廠狀況。一面結束報告，一面在整理文件和統計圖表。里面，

英傑同志，請諸位注意，在我的報告里面，這些枯燥無味的數子。是包含着我們的血汗，我們這一部分爲社會主義而奮鬥的血汗。這個年報，記着一千二百個月的正作，有三百六十五天，每一點鐘都是艱苦的掙扎。每個工人，每個黨員，每個蘇聯的工作人員，每個人在這裏面，都有他一部分的貢獻。我們爲了工作效率，我們要集合成一個單位——一個集體，奮鬥。爲了真正社會主義的生產標準，爲了主義，品質，爲了社會主義下的生活狀況，能有着堅實的表现。這些不只是一個營業員的數字報告，這也並不是表示我們工廠的出品，已經分配在整個地球上。這種報告，最重要是關係於人類，全人類。總之，這種報告是證明蘇聯的社會主義，正在掙扎之中邁進，我們已經把大部分向來漠然的廢料，都運用起來。這種就是社會主義力量所表現的一齣戲，們爲了黨，爲了各種組織，都儘量提高，幫助牠實現！……各位同志，這就是我們所做的重
要工作，也就是我們在將來要集中力量奮鬥的目標！（鼓掌）

利柯(起立)：又是這一套理想主義！我們要根據事實，空口說白話的傳教，毫無意識！

(全場騷動)

英傑：

般同志，關於你，我說得不少了，你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證明還有多少腐敗，開倒車的份子在我們這一堆裏。

利柯(鬚髮蓬然生氣，急忙的跳到講壇上)：

在我們這一堆里面，那麼你怎麼着？經

理同志，你怎麼着？

英傑(把公文包合起，就要離開講壇)：

我並沒有說我是個模範，我也跟大家一起有同

樣的短處。

利柯：

那末你大驚小怪做什麼？你說！我也是黨員，我也負着同樣的責任，你憑什麼當着大衆羞辱我？你當我是給別人開開頑笑的嗎？

(主席搖鈴維持秩序，般利柯毫不在意，李樹謀走到他面前，鈴子靠近他的耳朵搖)。

樹謀：

殷同志，我並沒許可你登台。就憑你這種腔調，這種態度，配在公共場所對本黨同志說話嗎？這種態度本黨是不能容忍的，你應該明白這一點。（殷忽於不響了）

英傑：

我說起你的短處，就因為你的短處讓我們白花了七千個盧布。殷同志，這是大夥兒的事，並不是一個人的事，其關係於大眾的事情。

伏金：

看不到他，因為他在廳後面，但是他在用力的喊叫：

季樹謀，季同志！

樹謀：

（向着聲音的方向看）：

誰？你待早點發言，討論的時期過了。（騷動又起）

伏金：

（還是看不見他，可是聲音更高，似乎已走近）：

我要說話！

樹謀：

（向後喊叫）：

我們早結束了！……（他的聲音，被喧鬧蓋住了）

好，好，沙同志，只要是你個人的事，有話上來說。

（季樹謀憤憤的退到椅旁，繼續搖着鈴，直待聽衆息聲，他才坐下來。英傑和利柯還站在講壇上，沙伏金是個老工人，登台時很興奮，怒眼看了利柯一下）

伏金：

我要說的，不是個人的事，是關於大眾的事情！難道關心個人的事，如單個人的事不同全體發生關係，誰高興理她？（轉身對主席）李同志，我要說的詩就是我們工人要能判斷這件事……我們是沒黨派的工人，……（聽衆鼓掌喝采）住嘴！也許我明天就是黨員。（喝采）簡單一句話，我要這麼說，殷同志，你要是不願接受一點批評，要是真理叫你慚愧，叫你流汗，爲什麼你不回到德國去。同志，我們不是派你到德國去運機器的嗎，那麼你可以永遠留在那兒享福！（笑聲，喝采）那有各式的人陪你，有各式各樣的紳士。他們奉承你，對你客氣，你和他們痛快的喝喝酒。可是，殷同志，我們呢？請你不要引我們到那條路上去，我們嚐够了。現在你又回來了。別這麼神氣活現的，大眾批評你，也只是要你學好。（喝采）

英傑：

沙同志，你說得不錯。

（喝采，殷利柯看着，沙伏金，英傑和聽衆，忽然喊起來。）

利柯：

哼！這種自我批評！去你們的罷！

（利柯跑出去，場上騷動）

幕落

第二景

俱樂部飲食處，牆上也有標語，有幾張小桌椅，一個大茶爐，麵包，點心，水果，糖菓，香煙。女人在櫃台後面看書，她很有點煩惱。殷利柯很興奮的跑進來，揩着眉梢的汗水。）

利柯：

好了，她硬同我過不去，害人的東西，這個女人，馬英傑，你好利害，她像條吸血虫似的纏住我。（擦着額角）

我要再到外國去，我就不是人！

（羅乃信進來）

乃信：

老般，你還沒有平下氣？

利柯：

什麼叫平下氣——她在全廠工人面前把我當猴子耍，平下氣，怎麼辦？

乃信：

好了，別鬧了。你要蘇打水，還是喝茶？

利柯（用同樣侮慢的音調，對飲食處的女人）：

給我一分臘腸麵包（走到桌邊）別鬧！

乃信（把茶和麵包放在桌上）：

你說這怪誰呢？你爲什麼買錯了東西？我們要這種機器

有什麼用？（兩人坐下）沒用，可是又不能丟掉。

利柯：

朋友，不是這件事，我承認一切，我承認我的錯處，可是我要問你，我穿的絲

汗衫同這有什麼關係？還有我的……好了，就說我在漢堡喝酒，那有什麼關係

？（猛力的咬了麵包一口）……我在那兒……在生理上也做過一些傻事……（硬

吞下去）可是這誰也免不了。把這些都拉扯到生產會議上來。（拍桌子，茶都

灑出來）我是一個負責的黨員，副經理，——她在全廠工人面前，把我當猴子

耍，太不像話了。

乃信（喝着茶，發開的笑）：

刺激素到處都是刺激素！

利柯（不懂這話，可是假裝懂）：

喝，朋友，你瞧吧？我什麼都懂，她就憑把我踢出

去，把我的位置讓給葛梅貽。面子上似乎他和我都是一樣，我是一個腦筋簡單

的人，我就是這樣。（打自己一下）我穿這種衣服，生就了笨像，那及得上他羅亮？

乃信（嚼着麵包）：那就是我所說的刺激素。

（葛梅貽從左邊很快的走進俱樂部，他挾着信和文件）

梅貽：（楞了楞一會）：你的末日到了！

利柯：瞧你的，下回就輪到你！

梅貽：他們把我怎麼着，我沒在外國墮落過，我沒受過右派的離開，（理直氣壯的）

我不是「生意人」？

利柯（站起）：你對誰說？你瞧着，你別以為你是工廠委員會的主席，隨便好說話。你

別認錯人，我不是馬英傑。（挑戰似的走近梅貽）你試試，我揍你！

梅貽：這不關馬英傑的事。

利柯：就是那件事。

乃信：

同志，少用點情感。

梅貽：

不！（對殷）你兜起的事，你就得交代明白，你剛才說什麼話？（指）我聽得清清楚楚又

利柯：

說到工廠委員會主席和行政有密切的關係，這我懂不懂？

梅貽：

殷同志，就祇這句話，我要……

利柯：

是的，就祇這句話，你把我怎麼樣？

梅貽：

你當我好欺負，……我們倆要談話……

英傑：

（英傑從右邊進來）

英傑：

鬧些什麼？（混鬧）怎麼着？

利柯：

不管你怎麼講，你瞧着吧！瞧我怎樣做一個投機分子。（台間）。

英傑：

（從左下）

英傑：

梅貽，什麼一回事？

乃信：

好像西班牙一樣，也總變換一下氣候，以前倒沒見過這種情感！（他從後角）

看了梅貽一眼，走到旁邊坐下了，假作喝茶。

英傑：沒見過他這樣的活兒鬼！

報告預備好嗎？

梅貽：做好了，可是請你待一會兒，我要和你談談（他引她到台前）。

英傑：有什麼話，快點講！

梅貽（端詳她）：我愛你，就是這句話！

英傑（尖刺地）：討厭！梅貽，這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你說這種話！

梅貽：不要急（捉住她的背）只要一秒鐘……你今天像爆竹一樣，簡直是火箭，你記得在打仗的時候，像……鬼才知道！

英傑：梅貽，別發癡，我受不了，他們在選舉了，讓我走！

（她忽然抽出他快要吻着的一雙手，羅乃信乖戾的反坐遠了一點，殷利柯却又從左邊進來，眼睜着這幕戲。英傑由右邊逃到俱樂部去了。梅貽跟着她。）

利柯：

老羅，你瞧見嗎？你說？……我連喝酒都不許，……可是女經理和工廠委員會

主席，倒可以在青天白日里談愛情，你想這算是公正嗎？

乃信：

是的，你說怎麼着，逃不了生理學上的規律。

利柯：

什麼意思？

乃信：

性的苦悶！

利柯：

你這種偏見，真是活見鬼！你說他們叫女人統治我們就是了。

第二景

工廠會議室，正在開會，男女工人擁擠着圍住會議桌，桌上鋪着紅台布，人羣

中季樹謀還握着鈴，沙伏金薩波古願慕若也在人羣中。

波古（興奮地做着手勢）：

不，老季，不能讓女人做領袖……不應該這樣！

樹謀：

你憑什麼反對？女人不能做事情嗎？女人不是人嗎？

伏金：

聽呀！

波古：

我說？……（很氣憤的）當然，我不是這兒的主人，工廠是你們的；由你們負責

。單就我做領工的身分，我要說一句句話：女人總是女人，她們的一切思想：都是落後的。

你這腐化分子，反動派！（對顧慕若）你瞧？（指波古）朋友，這總是不開通的，

……你怎麼也打不穿！

老先生，您放心，我們一定要打穿牠。我們不放過他，有一天我們叫他够受的。

你說什麼？

我說你打你的妻子。

不錯！

怎麼着？妻子是我的，我不能打？讓她隨便，你也是女人。

你就是這種人，十足的反動派！

我得召集一個公判會，教訓他一頓！

……